

阳春三月农事动 一犁新雨破春耕 那些渐渐消逝在时光里的牛耕



未来几天 晴雨相间

□记者 童英晓

本报讯 上周我市的一轮断崖式降温着实把小伙伴吓倒了,甚至让人怀疑春姑娘早早离去。莫名中枪的“春姑娘”26日委托市气象局向我们“官宣”春意盎然的日子将是常态。

这几天,八字墙十里桃花着实圈了不少粉,出生在八字墙的记者也想为家乡代言几句。桃花盛放期的八字墙是妩媚娇俏,漫山遍野尽是花滴连连,引蝶飞舞,有一种让人恍如置身于“桃花坞”中的梦境。趁着天气晴好,带上家人叫上朋友去赏花吧,让身体动起来,将工作和娱乐完美的结合起来,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味。

未来几天虽然气温稳定,但雨还是会偶尔出来亮相。所幸不是持续性的阴雨天气。

那接下来天气怎么样,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未来几天我市晴雨相间,其中27日至28日受高空槽和低涡切变东移影响,有一次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,31日有一次冷空气影响过程。

27日,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,11~21℃。

28日,阴有阵雨或雷雨,12~18℃。

29日,雨渐止转阴到多云,10~19℃。

30日,白天多云,夜里转阴有时有雨,8~21℃。

31日,雨渐止转阴到多云,8~17℃。

男士体验 “分娩”直求饶

□记者 程明星

本报讯 23日,由我市漂亮妈妈产后康复中心主办的“分娩吧,爸爸”疼痛体验挑战赛在大润发一楼举行。

“老婆,我肚子好痛啊。”市民周先生在体验疼痛7级后,终于忍受不了,失声向妻子“求饶”。周先生妻子得意地摇了摇手中的疼痛级别调控器,狡黠地问:“那还生不生二胎了?”那还是得生的,毕竟都怀上了嘛。”周先生咬着牙苦笑着回复。

本次公益活动负责人介绍,让男士们体验分娩阵痛,去“体会”每位母亲生孩子的不容易,从心里去认同老婆生宝宝是多么不容易,感受母爱的伟大,正是这个公益活动的意义。

□记者 卢明 程明星

“哞”。一早,石柱镇塘里村的应建韶就赶着自家“伙计”来到十几里外的芝英镇西卢村,为该村卢大伯家的四亩毛芋田进行耕作。

在水牛的牵引下,应建韶一手扶犁,一手扯着缰绳、拿着竹条,驱牛前进。肥沃的土地在一人一牛的踩踏下连续翻滚,为孕育新的生机而跳跃着。

粗壮有力的四肢,灵动有神的眼睛,无不展示着正值壮年水牛的力量,“这四亩地一天就能耕完。”应建韶扯拽缰绳“指挥”着牛来回耕作。

“应师傅帮我家耕田有五六年了,现在耕牛不好找,我们都是提前半个多月预约好的。”今年71岁的卢大伯,家里农田位置比较偏僻,农用机械无法驶入,一直保持着牛耕的传统。牛耕完后,挖好水沟,再用锄头把大块的泥块打碎,就可以播种毛芋了。

“收成好的话这几亩地能收2000公斤的毛芋。”看着一亩亩土地在水牛的耕作下翻滚,卢大伯脸上露出笑容。



“教牛”就像育孩子

今年68岁的应建韶,家里也有20多亩田。在春耕时节,他的“老伙计”可帮了大忙。

“我12岁就开始放牛,不知不觉已经和牛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。”应建韶老人津津有味地讲述起自己和牛的不解之缘。

早在20世纪70年代,应建韶便有了自己的第一头小水牛,日出放牛,日落而归。在放牛的同时,应建韶要手把手教小牛耕田,就像教自己的孩子一样耐心。“拉着小牛上田野,先蒙上它的眼睛,我们才能在牛背上戴上枷担。它如果不听使唤,我就得拿竹条‘教育’它。”

其实牛很聪明,每当小水牛耕完田,应建韶都会带着它到附近的河边嬉戏一会。“我在岸上看着,它有时候也会调皮地跑到河流深处,但我一吆喝它就回来了。”

应建韶说,每头牛他大概只养4年左右。水牛越大越不服管,干脆卖了再换一头小牛,还能赚万把块差价。不过,每次卖牛,应建韶心里都不好受,在他的眼里,牛就是自己的亲人。看着休憩的牛,应建韶嘬了一口烟,说不出的感情。

渐渐消逝的牛耕

今年68岁的俞木水阿公,家住石柱镇洪福村。自父辈起,他便接触牛

耕,至今已有50余年。“他家的牛不但年轻力壮,耕出来的田也比别人家的好,常有邻村的人打电话来请他帮忙。”村民俞大娘说。

几十年来,俞阿公和“老伙计”们几乎走遍了洪福村周边的村庄。“稍远的舟山镇也去过,现在很多地方都用上拖拉机耕田,既方便又高效,用牛耕田的越来越少。”俞阿公说,“以后外面的活也会少接一些,水牛也不打算养了,养一些黄牛耕自家的田地是够的,等黄牛大了也可以卖掉。”

■采访手记

牛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,它与农民一样不善表达,只知道低头翻土,低头耕作;牛,它是土地世世代代的“破坏者”和“再造者”,它践踏泥土却又亲吻泥土,它理解泥土并且深爱着泥土。犁,它是牛最忠实的战友,它是牛与土的记录者,记录着泥土的质地,记录着农户的辛劳,也记录着牛一年又一年那坚实的脚步。

在走访中,西城街道藻塘村的老人告诉记者:“早几年前,田里还经常能看到牛耕的,但近两年,土地都被外地人承包去了,他们用机器来耕田,附近的村子用牛耕田的也慢慢看不到了。”

微风徐徐,清脆的铃铛声伴随着悠远的牛鸣,不远处三头小牛仿佛在窃窃私语,不知道下一次看到这样的田间美景会是什么时候。

还有三个永康人在台儿庄大战牺牲 吕中吕牛兄弟的后人在哪里

□记者 朱彦侃 李悦

本报讯 上周,本报记者陪同丁保如的后人丁智前往山东台儿庄大战纪念馆,将长眠异乡81年的丁保如忠魂接回舟山镇上丁村。

不过,记者从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和其他相关史料上了解到,除了丁保如,在台儿庄大战中牺牲的永康籍英烈还有曹云剑和吕中、吕牛两兄弟。

其中,曹云剑是唐先镇夏杜曹

人,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。1938年4月在山东省鄄县连防山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。牺牲时,曹云剑任第52军73旅146团一营少校营长。

与丁保如不同,曹云剑的英烈故事在早些年就有广泛流传。“《永康黄埔·彪炳春秋》一书就有详细的记载。”曹云剑的孙子曹林军说。

不过,关于吕中、吕牛这对抗战兄弟的故事则很少有记载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马主任介绍,吕中、吕牛的资料在纪念馆中记载的也不多。

据台儿庄纪念馆保存的资料显示,吕中、吕牛,浙江永康人,同是6师33团1连一等兵晋上等兵,牺牲于山东峄县。他们的父亲名叫吕开钊,母

亲是陈氏。

市档案局的地方历史研究志愿者马逸飞告诉记者,他曾在《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·浙江省永康县》一书中看见过吕中的名字,但没有吕牛的名字。该份资料除了上等兵、6师工兵营一连、山东这三条已知信息外,还有“一九”“二七·四”两条重要内容。其中,马逸飞认为,“一九”是指牺牲年龄19岁,而“二七·四”则是指民国27年4月,即1938年4月。不过,涉及周岁、虚岁的说法,年龄之说还有待进一步确定。

那么吕中、吕牛两位英烈的后人在哪儿?希望知情人士能提供相关线索,本报也将继续寻找抗战英烈后人。联系方式 13758973977。

